

GAGOSIAN GALLERY

BAZAAR
芭莎艺术ART

顾问专栏
LETTER FROM CONSULTANT

艺术家斯达林·鲁比 (Sterling Ruby) 的旅行日记
(韩国、日本、中国、中国香港)

亚洲比我想得要疯狂!

My Crazy Week In Asia

像 Sterling Ruby 这样今天画画明天雕塑后天装置艺术家，是很难被准确定义的，很自然的，他也从此成为了地球上又一位天天被人津津有味谈论着的当代艺术家。他第一次向杂志公开自己的日记，大师对《芭莎艺术》真的走心了！

Constantly working on a dizzying array of multidisciplinary projects, the talented Sterling Ruby defies easy definition.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he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talked-about living artists today, in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We are incredibly honored to have access to the artist's personal travel journal from his recent trip to Asia (Korea, Japan, China, and Hong Kong), as an exclusive scoop for the readers of Bazaar Art.

[编辑/朱昕苗] [撰文/Sterling Ruby]



Sterling Ruby

斯达林·鲁比，生于1972年，一位擅长于运用不同材质创作的艺术家，经常以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手段，来揭露底层系统和社会权力结构。
[Sterling Ruby, 2010. Photo by Hedi Slimane.]

9月2日，星期二 安全登陆

我早上 8:45 从我位于圣盖博山麓的家里出发。此时正是高峰期，这个时间去机场真是大糟糕了。我于 10:15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和 Natasha Garcia Lomas 会合。Natasha 负责斯达林·鲁比工作室的运营，在接下来的整个行程中她都会陪我一起。我们坐上了大韩航空 18 号班机前往首尔。

在航程中，我和 Natasha

都在看由罗素·克劳 (Russell Ira Crowe) 主演，戴伦·艾洛诺夫斯基执导的电影《诺亚方舟：创世之旅》。这部取材自圣经的电影开篇即是年轻的诺亚目睹他的父亲被土八该隐谋杀 (我想土八该隐应该是该隐的后人)。电影中最吸引人的片段当属堕落天使们或“拿非利人”，他们在电影中被称为“看守人”。这些“看守人”因为试图帮助人类而被驱逐出天堂，他们坠落在地球上并被岩石覆盖了身躯。“看守人”们保护着诺亚和他的家人并且协助建造方舟。方舟其实就是一只巨大的黑色盒子，这让我想到卡巴天房——一座位于伊斯兰圣城麦加的禁寺中央的纪念碑式黑色建筑。当趋于完工时，方舟已经满载着各种动物，它们在熏香的作用下陷入了沉睡。(我当时还不知道，在我接下来的亚洲旅行中，熏香将会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简而言之，土八该隐和他的追随者们意图占

领方舟，但当洪水袭来时，只有土八该隐一人成功进入方舟，而诺亚直到电影最后部分时才得知此事——这一部分内容疯狂得让人难以想象。最后，诺亚杀死了土八该隐，大雨停了，他们也安全上岸。

我服用了一片思诺思。

9月4日，星期四 一切都可以“人造”

我凌晨 4 点起床。去健身房在跑步机上跑步。我采用每 5 分钟加速的变速度跑足了 40 分钟。我听着音乐，把音量尽可能调高，跟着节奏中的停顿跳跃。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人在后面远处看着我。我注意到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他似乎被我古怪滑稽的动作给吓到了。我拿上我的毛巾离开了健身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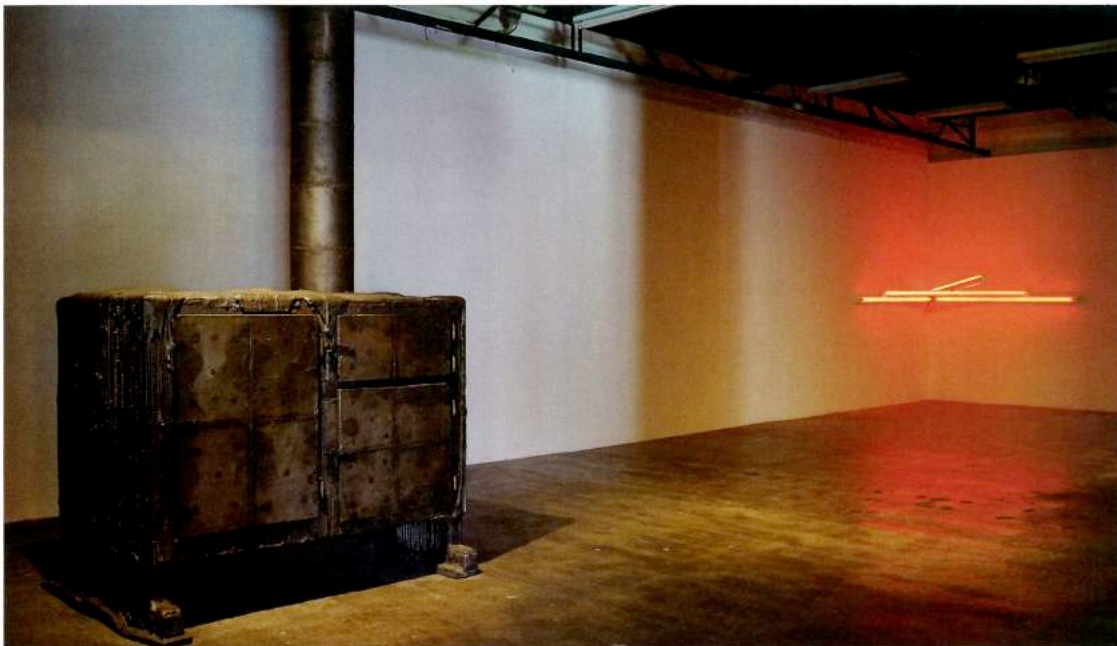
早餐时我遇到了驻洛杉矶的记者 Kevin McGarry。我们闲聊了一个小时，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在洛杉矶时很少

有时间能碰面。我之后坐的士去光州双年展。

我很遗憾错过了前一天林珉旭 (Minouk Lim) 的表演。现场运送了装有从乱葬岗中掘出的朝鲜战争受害者遗骸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现在被安置在广场上，透过集装箱上的小窗子，我可以看见那些遗骸。

Jessica Morgan 的策展主题“烧掉房子” (Burning Down the House) 似乎是在庆祝衰退之后的复兴和重估——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充满诚意的真实表达，而非一些形式化和怀旧情结的现代主义比喻。

我对双年展的贡献是四个巨大的可使用的火炉。两件安置在外面的广场上，并用于在开幕日的活动上燃烧木材。虽然我已经习惯于火炉燃烧在我工作室里产生的味道，但我还是不敢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燃烧”可以如此深远和具有暗示性。Jessica 将另外两个火炉安置在美术馆内，其中一个和丹·佛拉文 (Dan



新达林·鲁比的火炉装置与丹·弗拉文 (Dan Flavin) 深红色作品的完美结合。
[Gwangju Biennale, Installation View, Photo by Sterling Ruby.]

Flavin) 的一件深红色作品共处一室。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她是怎么想出来的, 不过我很高兴她想出来了。

关于双年展的开幕派对我能说些什么呢? 派对地点是一个人类史上最大型之一的 KTV 夜总会。韩国男子偶像组合突然出现, 伴随着巨大的镭射灯光表演和空中飞人。接着屋顶打开, 人造雪花飘然落下。

9月5日, 星期五 旅途中的朋友

我、Natasha 和高古轩画廊的 Serena Cattaneo Adorno 一起去机场。在候机的时候, Serena 把我介绍给了乌尔斯·费舍尔 (Urs Fischer)。我和乌尔斯聊起了他在光州双年展的装置, 是他家的全景照片制成的墙纸。我们俩都有孩子, 因此在看到了他被儿童贴纸覆盖的洗碗机和冰箱时, 我对于将

贴纸从抛光不锈钢器具上弄下来的难度表示了感慨。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我便登上了韩亚航空 1045 号航班前往东京。

当我们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 我和 Natasha 直接前往石井孝之 (Taka Ishii) 画廊开始进行 “BC RIPS” 展览的布展。我们和石井孝之, Elisa Uematsu 和评论家 Minoru Shimizu 一起共进晚餐。晚餐桌上的话题围绕着相扑展开, 新一季的比赛在两周后即将开始。Minoru 告诉我们, 当今最炙手可热且最受拥护的相扑选手是埃及人。他的名字是 ōsunarashi (他们叫他 “沙尘暴”)。Minoru 告诉我们, 他在日本多少有些偶像的光环。

我们下榻于即将被拆迁的大仓酒店。这家酒店建于 1962 年, 有 796 个房间, 是日本最具名望的现代主义建筑典范之一。在接下来的四天中, 我都

将会如冥想般观察酒店员工修剪、调整和照料那些在酒店随处可见的花道插花。

9月6日, 星期六 生活需要缓冲

上午我待在酒店写东西、做采访。早晨的时光慢了下来, 我的焦虑也消退了一些, 是节奏上很好的休憩和调整。之后, 我去石井的画廊完成展览 “BC RIPS” 的布展工作。这个展览展出 5 幅漂白水纺织物绘画, 每幅画的中心都有一条荧光粉红色的橡圈。

我、石井、Elisa 和 Natasha 去鱼市吃午餐。餐毕我们去了石井的 “Modern” 画廊空间, 我在那里为洛杉矶艺术家 Sarah Conaway 和 Melanie Schiff 策划了一个小型摄影展。展览展出了 5 件摄影作品, 主题涉及折叠的纺织物静物习作和有植物、水面的光线充足的风景。

结束之后我们去了石井在东京的第三个空间, 是一个只做摄影的展示空间。正在展出的是一个精彩的 Katsumi Watanabe 展览, 有 14 幅创作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早期之间的 “新宿区” 系列作品。

Melanie Schiff、Sarah Conaway 和 Hauser Wirth & Schimmel 的 Alexis Rose 由洛杉矶抵达东京。我在大仓酒店的 “兰花吧” 和我的太太 Melanie 喝了几杯。兰花吧的柜台后面有一件漂亮的小尺幅米罗作品。房间虽然晦暗且气氛忧郁, 但是有一件发光的彩色玻璃花窗装饰衬托出米罗的作品。我们喝了日本威士忌, 聊了聊孩子上和回到洛杉矶之后需要处理的事务。

9月7日, 星期日 艺术世界之外

我和 Melanie 凌晨 4 点起床。我们在雨中长跑, 穿过皇



清晨朦胧的光州，开启了斯达林·鲁比亚亚洲行的第一天。
[View from hotel room in Gwangju. Photo by Sterling Ruby.]



斯达林·鲁比亚相机中的人山人海的香港。
[Hong Kong Street Scene. Photo by Sterling Ruby.]



“燃烧的供品，象征了信徒们伪善的欲望”，
香港文武庙香火长明的焚烧炉。
[Interior view of Man Mo Temple, Hong Kong. Photo by Sterling Ruby.]

家花园。在展览开幕前，我们去参观了安藤忠雄（Tadao Ando）为收藏家大林刚郎（Takeo Obayashi）设计的房子。大林为我们导览了建筑物，介绍了他的艺术收藏。上世纪60年代以吉他为主的乐队 Cream 的音乐通过立体声音响播放，充满了整个建筑物。我们一边观赏一件李禹焕和杉本博司合作的独特装置作品，一边欣赏着克莱普顿最长的吉他独奏之一。

参观结束后是一些采访和“BC RIPS”展览的开幕。石井和 Elisa 给我们看了用大盒子和文件夹装着的荒木经惟宝丽来作品，我们坐在桌前，用便利贴标记我们最喜欢的作品。丰田美术馆的策展人 Tomoaki Kitagawa 在旁边愉快地看着我们。

在晚宴上我遇到了一位日本男士，他正在接受俄罗斯太空计划的训练，准备成为一名宇航员。他的目标是成为首位太空旅

行中介。他提到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不是所有的座位看到的景致都是一样的。

9月8日，星期一

Melanie 发现大仓酒店在住店期间会每天给我们一些 SPA 的积分，既然我们只剩下一天来用掉这些积分，我们决定去做一小时左右的 SPA。在大仓 SPA 可以选择做氧气、光线和冥想疗程。我选择了结合了三种的疗程，在一盏日光灯下短暂地坐了一会儿后，我被领到一张带氧气罐的震动皮椅前。我呼吸着源源不断的氧气，一张巨大的平板屏幕在播放包括富士山在内的日本山川航拍景象。背景音乐是环境单音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再加上氧气机重复发出的声响，让我沉沉睡去。这种梦幻般场景的奇异氛围近似于在进行生命维持治疗。当我终于醒过来时，我看到屏

幕上一列驶进隧道的火车和滚动的红色字幕“下次旅途再见”。

离开大仓酒店之前我在礼品店买了一本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书《灵之日本》。

9月9日，星期二 北京北京

从东京飞往北京的国航 184 号航班延误了。

我看完了《灵之日本》的前 19 页，看到了题为《熏香》的章节。赫恩对熏香的理解始于旅途中的香味。他之后提出，熏香是“燃烧的供品，象征了信徒们伪善的欲望”，而生命如烟。他进一步解释了如何玩一种叫“Ko-Kwai”的古老斗香游戏，在江户时期非常流行。在最后一个章节中，赫恩为读者提供了不少神秘的制香配方。

我们于中午时分到达中国北京。我和 Natasha 立刻动身去了 798 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我们和策展人田霁宇碰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洛杉矶计划”的布展已经持续了几天。我有四件作品仍然滞留在海关。我回到酒店，服用了一片思诺思。我的睡眠时间还是不规则。

9月11日，星期四 洛杉矶计划

今天是尤伦斯中心“洛杉矶计划”的开幕日。我们从早上到下午早些时候一直在忙于布展。我在尤伦斯最后呈现的作品是一组 5 幅喷绘画作，一组 4 幅染色织物画作，两面像被子一样的旗帜和 5 件乙烷雕塑。

我和同样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卡里·厄普森（Kaari Upson）进行了一场对话，主持人是田霁宇。我和卡里都分享了我们日常在工作室内创作的细节，尤其是洛杉矶给予我们的开阔自由。我们也在北京发现了这种开创性精神的痕迹，这令我想起了之前去



石井孝之 (Taka Ishii) 画廊内的漂白水纺织物绘画展览“BC RIPS”。
[Installation view, BC RIPS, Taka Ishii Gallery, Tokyo. Photo by Kenji Takahashi. Courtesy Taka Ishii Gallery.]



“洛杉矶计划”展中一件尚未揭开面纱的神秘艺术品。
[Installation in progress, The Los Angeles Project, 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Beijing. Photo by Sterling Ruby.]



以粉红色为中心主题的“VIVIDS”展览。
[Installation View, VIVIDS, Gagosian Hong Kong. Photo by Calvin Sit. Courtesy Gagosian Gallery.]



“奕居”窗外无与伦比的香港景致。
[View from hotel room in Hong Kong. Photo by Sterling Ruby.]

张晓刚和李松松工作室拜访的经历。在对话的最后，我们送给了尤伦斯中心馆长田霏宇一顶印有洛杉矶字样的棒球帽，他当即戴上帽子，现场的观众都为他顶着帽子的样子雀跃。这个举动像是个仪式，将洛杉矶和北京两地联系在一起，展览随即开幕。

9月12日，星期五 最棒的酒店

国泰 347 号航班离开北京并于下午 1:50 抵达中国香港。我直接去了位于历史建筑毕打行内的高古轩画廊，开始着手展览“VIVIDS”的布展工作。该展览展出 9 幅喷绘新作，粉红色则是中心主题。

我下榻于奕居酒店，这是我迄今为止住过的最棒的酒店。由于我清楚我待在房间里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因此我向自己许诺，要将期间的所有时间都花在浴缸里。在浴缸里可以享受无

与伦比的 360 度全景，纵览海港、城区和茂盛山林的景致。

遗憾的是，我将会错过尼古拉·布希欧 (Nicolas Bourriaud) 的台北双年展“剧烈加速度” (The Great Acceleration)。尼克拉会展出一组 35 件我过去十年内创作的拼贴和绘画作品。

9月13日，星期六 异国的思索

我仍继续在高古轩的布展工作。间隙我很快地去了趟街对面的 Joyce，店内橱窗展示的是 Raf Simons / Sterling Ruby 合作系列。距离开幕还有两小时，我和 Natasha 将时间都花在了去上环荷里活道 124-126 号的文武庙。

我们之前来过这座庙，它总有一种令人惊叹的魅力。寺庙被朝圣者挤得水泄不通，香火鼎盛，烟雾缭绕。这里供奉的是关帝，人称战神。让我着迷的是这座寺

庙内香火长明的焚烧炉，让我惊讶的是这是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安装的，用于减少空气污染。我开始将这些和香熏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联系起来，不禁也买了一束香来点燃。

在我的开幕上，我和 Ken Hakuta 一起分享了一罐啤酒，他是白南准的侄子，也是艺术家遗产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聊起了他收藏的夏克式 (Shaker) 家具和铁铸火炉。在晚宴上，高古轩画廊的 Nick Simunovic 和 Serena 都发表了精彩的祝酒词。Serena 引用了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诗句：

从西边的天际
太阳往海里抛洒下些许金光闪闪的圆盘
如果你仔细地瞧一瞧
就会看见这些圆盘在一个个浪尖之间跃动
直到与一条绵延半英里的金色光

环汇拢

最终化为一片令人目眩的夕阳

晚宴后，我被人劝说去一间叫 FLY 的夜店看 Jurassic 5 乐队里的 Chali 2 Na。虽然我不是他的歌迷，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舞池里尽兴疯狂。一杯接着一杯的伏特加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到了凌晨三点我意识到我已经烂醉如泥。

当我回到奕居酒店时我试图钻进浴缸，但理智说服我爬回床上。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接到了叫醒电话。

9月14日，星期六病了

送我们去机场的车早上 9:30 抵达。我感觉很不舒服。当我终于登上飞往洛杉矶的国泰 884 号航班，坐进自己的座位后，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机能开始排毒，全身的毒素不断渗出。我是真的病了。我又开始看《诺亚方舟：创世之旅》。